十七史商榷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六

班志不載漢禮

南齊書禮志敘首云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案此說詳見前第十一卷漢無禮樂一條

何佟之議雩祭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祭曰皇齊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饗于雩壇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從之蕭

鸞盡殺太祖高帝世祖武帝子孫却以己身充太祖之第三子固不能斥太祖而以己之父道生代之若世祖乃鸞之從兄且世祖自有子孫今觀佟之議明堂及雩祭尚以世祖配饗五帝則當時太廟之中亦必不廢世祖之祀可知夫子稱人而不仁如禮何此爲晉三家發耳以鸞之逆惡無人心亘古少有倫匹較之三家則又判若霄壤矣想其入廟奉祀對越駿奔依然不愧不怍此等人何必更以聖賢之所責者責之惟是鸞祀太祖可也祀世祖則義何所取禮何所據祝史如何告儀節如何行木主如何題署主祭

者之位次如何安頓措置其名如何稱蕭子顯禮志一篇全不分明千載而下爲之揣度情形不覺令人駭詫

以婦人爲一世

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愚按古者夫妻同一主觀蕭子顯此段宋初竟以臧后爲一世但臧后是宋武帝元配不知何以得爲一世致予前所引宋禮志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

於彭城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其時武帝現存而臧后已沒故即以充一世數益五廟之制原應奉其先之有功者一人為百世不遷之太祖其下則高曾祖禰四親是為五廟劉氏之先既無有功者可奉為太祖但有四親而已惟武帝有大功當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現存遂以臧后充數南齊書禮志所說即此事但蕭子顯措詞繚曲未易了耳要之此真大可異事厥後武帝崩徐羨之等請以武帝配天南郊以武敬皇后配地北郊武敬即臧后也

亦見宋禮志 此種典禮皆堪睹

八

隋書第七卷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幷妃郗氏爲五廟郗氏即梁武之元配其禮與宋武帝同又第六卷云後齊圜丘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澤禘當作祀崑崙皇地祇以武明皇后配此亦與宋制同至其述後周之制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隋高祖受命爲圜丘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武元皇帝配方丘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配周隋之制較宋

與後齊爲得其正矣

南齊州郡所據之書

南齊州郡志有永明三年戸口簿有永元志（永元東昏號）有永明郡國志有元嘉計偕亦猶宋書州郡志自稱采地理雜書

京口名義

南齊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案此段釋京口名義最爲精確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亦用之在無學識者必疑其穿鑿而以京口

爲京都之口不知從北朝來當於瓜步渡江在今六合縣不由丹徒即在南朝本國而論江州荆州湘州益州皆在建業之上游而京口則在其下流惟吳會等在京口之下耳何得以爲京都之口乎且京口之名不始於南北朝孫吳已有故唐許嵩建康實錄權自吳遷京口築京城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詳見前第四十二卷然則京城者猶言高城也愈見南齊書釋義之確

江都浦水

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

出此見江濤盛壯歎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江都浦水與漢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者疑皆即邗溝亦即瓜洲但此道直至隋煬帝始開曹丕征吳時尚淺狹（詳見後第七十九卷）彼欲親御龍舟率水師入江此道不能容也魏志述丕之臨江觀兵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仍謂舟不能取瓜步路入江非謂瓜洲

南朝官錄尚書權最重

相國三師三公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及一切將軍之下方次以九卿九卿之下方次以尚書次侍中次中書祕書御史謁者次領護二衛及六軍等此

宋齊志所同也而齊志於尚書中又特標錄尚書一目前未有如此特標一目者夫公師等在漢皆宰相也其職要重無比況三公中之太尉本掌禁軍大將軍亦掌武故每連大司馬可見總統文武其後權移於尚書侍中中書而一切尊官顯號皆爲空名矣馴至南朝惟錄尚書權最重此志所以特標之又其時兵權盡歸領護恐一切將軍又成空名矣官制無定如此

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旣專朝權事決自已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錄

命者録公之命也録權之重久矣然單拜録則自齊始南齊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别拜録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觀此則知録始於齊權最重有録而令權

又夯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

語多通用

南史各傳語多通用如后妃傳宋文帝潘淑妃傳帝乘羊車經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與晉武帝事同宋武帝之子彭城王義康傳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龍（宋書作嚴龍）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與晉恭帝臨終語

同謝靈運之孫超宗傳褚彥回墜水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與劉祥譏彥回之言同劉湛傳湛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與後漢書范滂之言同張敷傳狄當周赳詣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與江斅傳紀僧眞詣斅事同王敬則傳齊高帝受禪敬則將輿入宮逼宋順帝升輿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與隋皇泰主爲王世充所弒時之言同劉懷珍傳附劉杳傳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

人之器與木卷上文孔珪傳齊高帝餉珪父靈產白
羽扇等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傳昭傳
齊明帝賜昭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
古人之物並同謝朓傳江祏等構朓下獄死初朓告
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
吾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與晉書王導悔不救
周顗語同陰鏗傳與賓友宴見行觴者回酒炙授之
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
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行
觴者與晉書顧榮事同

以家爲限斷不以代爲限斷

八代逐代各斷不宜牽連延壽書各傳中於一家父子兄弟子姓及其後裔歷仕各代者輒連述之不以各代爲限斷而以各家爲限斷惡乎可薛居正舊五代史逐代各斷是也而新史變爲錯綜穿插類敘總因薄班固而欲上法馬遷故致斯弊

其所以以家斷不以國斷者總以遷移見長耳不知此國史非家乘也何爲必以一家貫數代乎即如褚淵王儉兩人齊朝佐命實宋之至戚讀史者讀至齊事未有不急欲觀此二人之傳也乃王儉則附王曇

首傳褚淵則附褚裕之傳分散其事使讀者茫然不測津涯其實遷移有何難事如此作史無理取鬧而已又齊人本少王融謝朓文學之士致顯位而死於非命此天然合傳南齊書搭配最爲得宜者乃南史則融入王宏傳朓入謝裕傳矣又柳世隆齊之開國功臣也而南史則已入之其伯父元景傳矣將齊人一槩提入宋傳而齊幾無人不過王敬則張敬兒寥寥數武臣而已夫一家之人聚於一傳史家恒有之然必其在一朝者也亦必可聚則聚若父子各有大關繫事蹟猶須各列傳不可混合況一家數世歷仕

各代者乎乃并其孳從子姓總爲會萃此不過欲掩蓋前作以成已名豈紀事之道當然乎

凡在一家者皆聚於宋至齊寥寥無多人齊歷年少猶差可梁年與宋相等宋除宗室諸王之外尙有傳二十六卷梁除諸王祗有十卷何其多少之懸絕如此乎自九品中正之法行六朝人皆重門閥延壽立意爲人作家傳盡提入宋故偏枯如此

柳慶遠蕭穎達與兄穎胄柳世隆之子惔皆梁之開國功臣也故梁書以慶遠與王茂曹景宗同傳穎達兄弟與夏侯詳等同傳柳惔與席闡文韋叡同傳皆

搭配停勻而南史則以慶遠與倓皆入之元景傳以穎達等入之齊宗室其父南豐伯赤斧傳矣陳朝文士獨一徐陵陳書云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南史從其父摛又挺入梁而陳之文臣幾無人矣

劉懷珍本將門其從父弟峻孝標獨爲文人故梁書入文學傳南史不顧其隔代亦不問其人之臭味差池以孝標入懷珍傳延壽欲爲六朝人作家傳一部耳何嘗是國史邪

諸王中若陳之王沖王通一生肅祿歷事兩朝富貴壽考無𨷂不備傳中只有官銜毫無事蹟使王氏而

盡如此輩之無善可紀并無惡可指者則概用李延壽法敘於一處何妨不然稍有事蹟如王質者其人固無足取而其事不可不存事在梁末陳初忽然盡抽入前半部使人讀之而宋齊末了忽見梁陳既以眩目爲甚讀至後半部顧此失彼又以檢閱爲勞考家世誠便考國事則甚不便有心改舊李延壽之痼疾在此

如陳書蔡景歷與其子徵必分二傳此類太煩瑣則不如南史合之爲善

后妃傳敘首

后妃傳敘首自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云云至備置內職焉一段皆沈約宋書舊文自及齊高帝建元元年云云至位在九嬪焉一段本之蕭子顯南齊書而法稍參差自梁武云云至不建椒閫一段本姚思廉梁書而略有增益自陳武云云以下本陳書而刪節之延壽才太短

孝穆趙皇后傳當補

后妃傳宋孝穆趙皇后追封父裔臨賀縣侯之下當補云子宣之早卒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此但云

子倫之自有傳太略然實之等竟不載固為太略矣而倫之與其子伯符別為專傳則又非其說詳後

明帝所生沈美人

文帝元皇后袁氏傳云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宋書敘此事則云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云云太宗即明帝亦太祖文帝子其時方為皇子也若美人果係明

帝所幸則此時明帝應在別宮所幸美人獲罪應即是獲罪於明帝今此文所敘則其獲罪賜死得釋皆出於文帝而所居亦在文帝宮中安得以爲明帝所幸宋書文九王傳明帝之殂沈僧行卽此美人也南史改作所生極是

袁皇后傳衍文誤字

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外祖親三字衍淦宋書作淦是凡衍誤脫不可勝摘聊偶見之

文帝路淑媛被酖

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孝武帝討元凶劭即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崇憲孝武帝崩子前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明帝弑前廢帝自立號崇憲太后明帝少失所生爲太后所養卽位後供奉禮儀不異孝武帝時此宋書所載也此下又歷敘其崩後尊崇之禮甚詳據南史太后欲毒殺明帝爲明帝所覺卽以所賜毒酒酖殺之而沈約不書約每爲宋諱其惡如此非一然如孝武帝以義宣女爲夫人諱而不書惟見南史乃前廢帝納文帝之女新蔡公主則又詳書之本紀與后妃傳且屢見焉或諱或不諱其例不一則又何說

哉

孝武帝之子明帝殺其十六人兄弟骨肉之間翦屠甚於寇讐何有於孝武帝之母況孝武帝本無人理路亦素有醜聲此種猜忍逆亂之舉想必有之南史爲得其實勝於本書固知南史不可盡廢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但云諱憲嫄瑯琊臨沂人考宋書后爲王導之七世孫此竟不敘其家世亦太略傳末云父偃別有傳考宋書偃事卽附后傳此則附王誕傳故云別有傳

殷淑儀

孝武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云云案義宣與文帝嫡兄弟孝武帝文帝之子與義宣之女乃從兄妹沈約宋書后妃傳竟無殷淑儀傳約歷事齊梁何必諱宋之大惡南史為勝文帝子竟陵王誕傳孝武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謂此事也

宋書后妃傳既不載而五十九卷江智淵傳中載寵姬宣貴妃殷氏卒智淵議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

衒之但稱寵姬殷氏亦絕不云是義宣女又宋書目錄於孝武文穆王皇后之下固附有宣貴妃即此殷氏也乃目有而傳則無此更可怪下文孝武之子前廢帝何皇后傳又敘前廢帝納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於後宮則其親姑也洵可云家法相承是父是子宋中冓之不可道一至於此

宣孝陳皇后

齊高帝之母宣孝陳皇后傳諱道止南齊書作道正其下注云宋本作止案母名道正子名道成道度道生可疑

后妃無東昏潘妃

凡史家之例皇后雖無事迹必有傳妃嬪則必有事者方作傳南史后妃傳齊東昏褚皇后之下應有潘妃傳雖本紀已有然宜分見於此今竟無傳何也若於王茂傳又見潘妃事則甚屬無謂宜摘出別爲潘妃傳入褚后傳之後且如宋文帝潘淑妃陳後主張貴妃南史皆有傳何以東昏潘妃獨無詳略不得其平論云東昏婆道哲婦傾城論有而傳無豈不偏枯失體

南齊書本無潘妃傳南史仍之幷論語亦皆鈔襲而

郗后化龍

梁武帝皇后郗氏祖紹即作晉書者見徐廣傳郗氏歿化爲龍梁書本傳無之唐之去梁未遠如此大變異事姚思廉無容不知李延壽好語怪許嵩建康實錄張敦頤六朝事迹又撫拾唾餘詳述之皆妄也

阮太后與金樓子互異

文宣阮太后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梁武帝采女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拜爲修容賜姓阮氏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

六月薨於江州正寢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謚曰宣元帝卽位追崇文宣太后梁書同按元帝所撰金樓子第二卷后妃篇敘述其母梁宣修容事甚詳此書第一卷興王篇述梁高祖武皇帝甚詳云卽位五十年似元帝已卽位後語而於太后仍稱修容不言尊號者蓋未及追改也又言齊世祖因苟昭華薦以入宮及隆昌中少帝失德太后以端正反獲賜與建武中遥光聘焉又歷敘在遥光府諸善行是太后先事二帝一王然後爲梁武帝所納金樓子初不諱言而無入東昏宮事又生於宋順帝昇明元年

丁巳六月十一日大同九年癸亥六月二日薨於江州內寢春秋六十七自丁巳至癸亥正六十七年則非大同六年皆當以金樓子爲是南史梁書皆誤此傳云元帝以天監六年八月生本紀則云七年梁書紀傳亦如此此互異案帝於承聖三年十一月爲魏人所戕梁書云年四十七南史削去其年數帝王年數必應見於紀傳史有之而反削去是誠何必李延壽刪削不當往往如此從是年逆溯至天監七年恰四十七若以六年生則不合當以紀爲正

元帝徐妃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元帝徐妃傳述其淫亂之事甚詳其文參倍於梁書攷梁書於忠壯世子方等傳中已言元帝述徐妃穢行脇於大閣則於后妃傳何以隻字不及此不及南史又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攷金樓子第五卷志怪篇述丙申歲婚日妻至門而大風雪等事甚詳與史合獨無所為述其淫行者此書久亾吾友邵太史晉涵抄得鮑文學廷博刻之已非足本

沈皇后從駕

陳後主沈皇后國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後主薨隋煬帝每巡幸恆令從駕煬帝被殺后爲尼貞觀初卒愚謂后之從駕爲辱哉陳亡後世祖文帝傳沈皇后廢帝伯宗王皇后高宗宣帝頊柳皇后及後主叔寶沈皇后四后皆入長安無一人引決者若張麗華不斬恐亦未必能爲潘貴妃之死

劉道憐年

南史宋長沙景王道憐傳不載其薨年若干宋書則云年二十五上文太后目道憐年出五十此當云五

十五。

道憐等配祭廟庭

南史道憐傳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宏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此事已載本紀似可省若見之檀道濟傳亦爲有意

鮑照爲文帝中書舍人

臨川烈武王道規嗣子義慶傳附云鮑照字明遠文

辭贍逸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案文帝宋書作世祖乃孝武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非文帝也子頊出爲荆州正是孝武時事孝武好文章見王儉傳好書王僧虔不敢顯跡見僧虔傳

皇子榮作台傳爲非

凡諸皇子各書皆按其年代先後與諸臣相間廁此法漢書也而南史則提出聚於后妃下諸臣前亦尚可但如宋武帝宋書稱高祖廟號也南史稱武帝謚也各帝及齊梁陳皆如此北史與各

書亦皆如此例發于此觀者詳之七男除少帝文帝外餘五人南史合爲一篇宋書則抽出義康義宣別爲一篇蓋七人中雖只有義季一人善終餘俱不得其死似可合傳而義康義宣以反逆誅故抽出以示別異南史則惟圖省淨不用區別甚至如文帝之子元凶劭始興王濬亦不依宋書另列二凶傳試觀漢書於每一帝之子作合傳一篇而篇首先敘明某帝幾男某后某妃生某使觀者了然如高五王傳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

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此下卻云淮南厲王長自有傳長所傳者以其反也宋書遵用此例甚合延壽幷合爲非獨去病與霍光盧奕與盧杞賈涉與賈似道不可合傳今李延壽於人臣尚一家幷一傳何况

皇宗然非史法

前於晉書論八王別爲傳得史法之變徐陵爲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辨書有八王故事吳兆宜注書名也紀晉事可見八王宜抽出爲傳此法史家多遵之獨延壽不用

梁豫章王綜武陵王紀臨賀王正德河東王譽皆是

亂臣賊子何得與他王同傳故姚思廉抽出附於卷末與侯景同科是也李延壽一槩攙入宗室及諸王毫無涇渭史法亂矣愚謂漢書吳王濞與劉賈無别尚有微嫌梁書頗佳延壽則鹵莽滅裂矣凡史宜據事直書不必下褒貶然分析倫類則不可無

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宋文帝諸子傳云潘淑妃生始興王濬案濬母卒潘淑妃母之非親生此說通鑑一百二十六卷亦云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宋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今從濬

本傳愍謂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濬雖悖逆但禽獸不知父猶知母濬嘗猶可及禽獸似非親生之母

射氏爲謝氏

晉熙王昶傳昶奔魏明帝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晉熙王乃詔晉熙國太妃謝氏還其本家先是改射氏爲謝氏元徽二年燮殺昶所生射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案改謝爲射宋書甚明此互倒當由傳寫之謬謀反是齊人曲筆南史仍而不改亦非至於宋書明四王傳於齊受禪降封

公之下屢書謀反賜死此沈約於齊永明中所修南齊書宗室傳安陸昭王緬之子寶晊於東昏廢梁王當國寶晊謀反伏誅又明七王傳亦屢書謀反伏誅此反梁非反齊也蕭子顯在梁所修皆其宜矣

休範以我故富貴

南史桂陽王休範傳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兒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我下當有弟字不可省又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苟兒當作敬兒

武陵王贊䕺

宋孝武諸子傳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愚謂南雍本贊在明帝諸子之列而汲古閣本則在孝武諸子之列南雍本是也明帝乃孝武之嫡弟孝武二十八子夭亾者十其餘十八人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劫將已子爲孝武子此眞奇絶之事正如唐太宗殺弟元吉并及其子又納其妃而生子劫卽以爲元吉後誠可駭笑厥後贊亦仍爲蕭道成所殺而此傳乃書

薨竟與善終者無異大謬

明帝子出繼者四

宋書明四王傳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好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始建王禧當云與邵陵殤王友同生文法方一律南史與

宋書同皆非宋書於此下列諸王傳十二人中惟四人友也翽也嵩也禧也此外八人爲帝者二未封者一未有名者一其餘出繼者當更有四而此但云智井燮贊惟三人尚有躋一人竟無著落南史則燮之下躋亦出繼南史是

宋書應立公主傳

宋書應作公主傳臨川公主之　新蔡公主海鹽公主之亂倫山陰公主之醜穢皆自古少有豈可不立傳以爲炯戒考宋書臨川事見后妃傳孝武帝王皇后傳新蔡事見前廢帝紀及帝何皇后傳海鹽事

見趙倫之傳山陰事亦見前廢帝紀故不另立然愚意以爲宜另立而於他處則云見公主傳

經略趙魏

劉穆之傳穆之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愚謂劉裕之武功誠足爲南朝生色但此時拓跋甚强夏赫連勃勃正當盛時裕之力亦豈能遂圖此二國乎經略云云裕之侈心而史家飾言之耳裕卽眞僅三年其子廢帝營陽王景平元年夏魏遂盡取司兖豫諸郡縣矣距裕定關中不過六七年耳胡三省日司州地盡

入魏兗州自湖陸以南豫州自項城以南仍爲宋守

觀穆之所自效及高祖委任之意居然荀彧賈詡一流矣然彧能止操之九錫而穆之以失請九錫遂愧懼而死（見王弘傳）則其人出彧之下甚遠

徐湛之爲子劭所殺

南齊書徐孝嗣傳祖湛之爲子劭所殺劭下注宋本作太祖太祖文帝也其事甚明當從宋本乃作子劭而以宋本附注何爲者

王鎮惡

觀王鎮惡傳敘襲殺劉毅事知鎮惡劉裕之腹心而

晉之蟊賊也如胡藩輩皆然然鎮惡雖爲裕腹心而殺鎮惡者卽裕裕得關中皆鎮惡功將還留子義眞與鎮惡及沈田子守之而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末幾田子遂誘鎮惡殺之裕之梟雄猜忍亦難與共事哉

誦觀世音

王元謨傳蕭斌將殺元謨元謨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觀世音宋書作觀音經是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合傳爲非

臧燾有經學故宋書與徐廣傅隆同傳南史以其爲外戚改爲與趙倫之蕭思話同傳已失宋書本意且趙倫之亳無事功亦無罪惡南史旣不立外戚傳此等只可於后妃傳附見何得與蕭臧比李延壽有心立異多事紛更而未必確

倫之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此本宋書文將倫之以征虜將軍爲雍州刺史見宋書末卷自敘傳省文耳

海鹽公主

倫之之孫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此宋書倫之之子伯符附倩傳文濬與公主嫡兄妹也事上聞不殺濬及公主反殺公主之生母美人殊不可解然沈約每爲宋諱惡而於此直書之當得實南史乃云倩尚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李延壽任意竄改必不可信

蕭介傳刪諫納侯景語

蕭思話之孫介傳雖載諫納侯景事而其語一槩刪去梁書則詳載其表李延壽任意去取處處不當通鑑第一百六十一卷仍詳載介語後人動稱通鑑專取南北史不采各書殊不然司馬君實之雅善裁鑒劉道原之詳究古今豈肯偏徇李延壽哉

臧燾等傳論南史刪棄

宋書以臧燾徐廣傳隆同傳以三人皆儒者也論一篇窮原究委尤覺卓然論冐先言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此言用人當求其實而考實必據鄉評也次言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

淺末提至之偏道此言取士當以經術而諸子詩賦不足尚也分明兩意並提而兩意實即一意大抵經之明否必據鄉黨評議也此下云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靑紐顧茂籯金於是人屬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贏舍蹔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案漢取士猶有古鄉舉里選之法詳見通典第十三卷及第二十四卷舉賢良第二十五卷選舉諸條葢兩漢經術盛故人才盛觀鼂錯公孫宏董仲舒等傳當時推擇薦辟必據鄉黨評議可知後

漢學校尤興舉安順以下累葉章昏國統屢絕而歷年四百大命不傾光武明章尊經崇儒力也宋書於此下遂言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速鄰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笥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說已略見前第四十卷植經植當作置謂棄置也上文浮指詩賦詭指諸子二字括盡衆

家流弊不浮不能名經無由黃初至晉末無儒教眞痛快之論切中魏晉兩朝弊病但陳羣立九品官人法置州郡中正則選賢於野而不徒求士於朝此制方從魏始魏夏侯元晉劉毅方且極陳其敝謂銓衡當專於臺閣不當使中正撓其權今此反言魏晉之敝在選賢不本鄉閭銓衡任歸臺閣二者正相反何也魏雖置中正尙沿漢末黨人餘氣但主不好經太學之衰實自魏始見前第四十卷諸生避役一條學衰經廢異端熾盛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中正之設何足遂大扶儒教乎宋書於此下表元嘉之興學

此乃聊作抑揚其實元嘉亦未能崇儒即臧燾等經學何敢望漢人萬一想作者胸中有此一番好議論姑借題以發之

韓昌黎云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漢初開建經學武帝罷黜百家黃老不能爲害後漢佛入中國而經益明儒教益盛佛亦不爲害也曹氏始好詞賦晉人專祖元虛佛乃熾矣然晉魏梁隋佛雖橫恣傳注義疏猶相承不絕作者貶黃初至晉末而申元嘉假臧燾等三人以立論其意可見竊疑沈約文體頗近輕薄又刱論四聲沾沾自喜又於謝靈運傳論備

陳音韻聲響之妙乃於臧徐等論痛詆黃初之愛雕蟲棄章句恐此論非出約手特前史舊文約仍之耳即如是約亦尙爲有識夫所謂專門之術者何也即兩漢經師訓詁相傳家法也彼時訓詁未亾故周孔之道有所依憑而立不似趙宋人以訓詁與詞章一例訶黜延至唐初賈公彥孔頴達輩掇拾補綴尙粲然可觀李延壽者與賈孔同時而學淺識陋全不知經以臧燾與趙倫之同傳以傅隆入傅亮傳皆非其類惟一徐廣與范泰等同傳而於卓然之論刪棄無存予辨之使後之考史者知南北朝事斷不可獨倚

李延壽也

謝王聚於一處

南史以諸謝諸王聚於一處江左最重門閥兩家門閥當世所少四代卿相多出兩家李延壽竟以兩家貫四代而四代似變爲一代矣齊梁陳皆統歸於宋此飽彼飢偏側斯極但向來皆稱王謝此獨先謝後王謝則冠以晦王則冠以宏豈以晦優於宏乎李延壽初無此意也不過聊示翻新耳

王融慶陳北伐

王融慶陳北伐之謀見南齊本傳南史盡削去其時

魏方強盛而齊武帝豈能辦此宋文帝尚且敗辱頻頻況齊武帝乎文人輕躁急功名如謝靈運亦有此陳請正融之類也

謝元語當從宋書

謝靈運傳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靈運幼便穎悟元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案宋書作瑍那得生靈運考此語亦見晉謝元傳彼生字上有不字宋書脫耳疑唐本已如此李延壽不解其意故易之但一經竄改使妙語頓成鈍語

忠義感君子

靈運被收爲詩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何氏焯曰北史魏孝靜帝紀忠義作志義愍考毛氏刻魏書本紀仍作忠義何氏益據宋板

沈約重文人

一部宋書以一傳獨爲一卷者謝靈運之外惟顏延之袁淑袁粲而已二袁忠義固當詳敘顏謝則惟重其文章范蔚宗譏後漢書而不得比顏謝之獨占全卷沈約重文人如此抑古來史家作傳載著述全篇者多矣獨宋書靈運傳載其山居賦乃并其自注載

之此尤例之特殊者南史芟削僅存十之二太略末段附孟顗亦覺不倫

靈運傳論

論一切不論獨論其文於文獨論其詩并且不專論靈運直以已意歷評古來作者落到宋代又以顏謝並舉不分賓主偏正此論雖繫靈運傳後實非但爲靈運發者又史論之變體也至此後一大段則并將前半篇所評撇過一邊並前半篇之意言若論其詞義之美則漢魏晉宋諸家各有可取後半篇之意則約直自寫其胸中所獨得之見而以爲騷人以來此

祕未覩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
遠則竟一齊抹倒矣約所作四聲一卷已亾竊謂約
所論者古詩耳彼將未有律體不比沈佺期宋之問
之研揣聲病今但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此外尚有陸厥與約書論此事見南史厥傳然吾
輩從千載下曲意想像終不知此旨何由而達也靈
運歿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下年字脫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前字脫從馮惟訥古詩紀校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右誤作左從張溥百三家集校

謝朏

梁書以謝朏傳獨為一卷南史入謝宏微傳朏歷仕宋齊梁三朝以此編入其祖宏微傳中誠為宜矣而鄙意則謂婦人三嫁終以末後之夫為定故入梁書為是南史撥和各史以異代之人入一家之傳乃史家之變例而不得其當者不可以訓

姚察以謝朏為宋代忠義朏於宋亾不過不與其事齊平定後遂出仕齊於齊亾於梁興皆然此等忠義可發一笑然蕭子顯於褚彥回尚有怨詞況朏乎察云極出處之致矣譽之乎刺之乎察亦歷仕三朝極

出處之致者必不怪朏察㣲臣也猶朏之當入梁臣其子仍應爲陳吏部尚書姚察異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宏傳自相違反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爲人臣者之慣態君王宏導之曾孫也晉之世臣而竟爲宋佐命無恥已甚傳多褒揚太過而末一段云宏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其下文又云輕率少威儀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

宋書以劉穆之王宏同傳以兩人皆佐命也而論於

王宏竟隻字不及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然宏佐命並無功業不過諂附而已實無可論也李延壽一切論贊皆鈔襲舊文至宏既遷入諸王首而其論亦居然自下筆矣褒休元爲棟梁殊嫌溢美

西昌侯固爭王融

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疾篤蹔絶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

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按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南齊書無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頗覺如繪但李延壽既知此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亦南齊書所無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耶武帝疾篤太子前死太孫幼懦鸞篡奪之

謀已定若融討得成鸞事敗矣恨融刺骨必欲殺之安肯爭其死乎西昌侯下省鸞字亦非

作唐侯相

王籍傳爲作唐侯相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帶作唐令當從之

左佐

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中庶子省子字亦通佐上梁書無左字筠嘗爲司徒左長史嘗作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多人作傳論中只論一人一部宋書率犯此病其因事配合牽搭則往往有意幷非漫然也如第六十三卷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同卷華傳中又附以孔甯子而論則以元嘉誅宰相徐羨之傅亮謝晦爲王華孔甯子之力王曇首傳中則云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圖省文耳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沈演之則傾范蔚宗而殺之論之不及亦圖省文耳聚於一卷搭配甚妙夫太甲復位昌邑善終羨之等固不可與伊霍

同年而語要無反心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湛罪亦不至於死范蔚宗則更枉矣惜沈約尚未能力表其誣要其比類爲傳意旨顯然若南史則更改遷移刊削顛倒王華在第二十三王曇首在第二十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沈演之在第三十六原書旨趣蕩然無可窺尋矣幸而原書具存耳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若其言得行斯文喪矣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亦因欲使聚族故也卻使因事類敘之法盡廢

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以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三人

同傳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劭所殺固宜同傳第八十四卷以鄧琬袁顗孔覬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從晉安王子勛反見殺固宜同傳兩論只論一事而三人皆稱亦得法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不以事類爲敘徐湛之入徐羡之傳江湛入江夷傳王僧綽入王曇首傳袁顗入袁湛傳孔覬入孔琳之傳宋書類敘之法破伊一齊打散此國史也豈家譜乎不以事類爲敘而必使以族屬爲敘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世次譜牒乎大謬之尤者

惟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宏之四將皆西征關中軍

敗循虜三見殺一降似乎恰好同傳天造地設故李延壽不能違異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此又仍宋書而誤者

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即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既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辨王僧智則王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

以僧為名與劉傳有宋尚書僕射瑯琊王僧朗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遂致讀者易於混亂幾疑為兄弟行者至此郤思李延壽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為無功為之失笑

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多

又有父子同名僧者殆如義之獻之之類未暇詳攷

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晉王宏為佐命蕭道成篡宋宏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譏褚淵而不譏儉何哉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覩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晉百官表腹笥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其謟彌甚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誅又劉祥撰宋書譏斥禪代事儉又密以啟聞武帝銜之致流廣州見南齊祥傳儉真小人

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尚東陽

獻公主此云武武康有誤

虞祭明堂

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北雍本誤同齊書禮志作虔癸尤非彼本傳不載疑當爲虔祭

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案齊書儉薨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

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初建淵啓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

相之例求爲齊官其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徒其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死何云期頤思之有味

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鈐山冰雪情青詞自媿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咍渭城刺嚴嵩也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考之乃是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云云通鑑同中書郎者謂中書之郎

官耳考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誤記淵爲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永嘉末

王儉之子騫傳永嘉末召爲侍中監本作永元是永元東昏號

王僧虔論書誡子

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備論漢魏晉宋書家凡二十七家而獨不及羲之獻之者雖是因其名重人所共知無勞品評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其論亾曾祖領軍書云右

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觀此可見韓昌黎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意與僧虔同其論王平南廙云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言廙是右軍之叔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南史改爲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如此則有推尊右軍意其實不然亾曾祖領軍者名洽字敬和導之第三子又有亾從祖中書令者名珉字季琰珣之弟二人皆附晉書導傳各家皆稱名獨二人稱官凡此所論皆指隸草無大小篆法隸始於秦行之二千年若欲廢隸用篆斷斷不可但書體淆訛已極幸而說文尚

存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必須尊信推崇於隸中識
篆意爲善又嘗虔誠予一篇中多格言至論而艱晦
難讀試觀宋曉涇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語多蹇澀
費解甚至不可句可見當時簡牘本自如此不盡由
傳寫之誤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南史惟任意刪削
往往失其本來面目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
正也劉云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逸腸
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

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
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北雍本有言字老端可復言未嘗
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
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
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
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此段甚佳凡爲子
弟者當手錄一通懸之座右南史盡削去大非馬鄭
自是馬融鄭元然二人未嘗注老此言大可疑恐上
文老子當作老易觀下並言易莊老則可知荊州謂

劉孝又云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南史删數字此字斷不可省南史之妄妳此

耶耶

王彧傳子絢讀論語周監于二代何尙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尙之意以下文郁郁乎郁與彧通故也唐無名氏古文苑第九卷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宋章樵注耶以遮切今作爺

俗呼父爲爺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又北征詩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以父爲耶六朝及唐多有其實古只作邪譌爲耶俗妄誠可笑然如遼耶律氏未可改爲邪則知古不容泥若於耶上又加父則誤中之誤至如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姚氏自注徒可反左圭百川學海所采戴埴鼠璞辨捫士方言爹徒我反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與亦隨上聲而變爲陟斜切是爹與爺音同矣

童烏

楊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童烏子雲之子而或以童字句絕烏乎爲嘆詞南史王或之子絢小字童烏見王蘊傳亦見南齊書高帝紀又宋書范泰傳云揚烏豫元實在弱齒則童烏爲小字無疑

王晏傳刪非

王晏傳云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宋書作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二者不同南史於傳末一段追叙其爲員外郎時事則前刪員外郎三字使後文爲無根

三年喪請用鄭氏

王准之傳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南史用宋書文乃於本紀刪去此事豈以紀傳不可重出邪紀中事不與志傳重者無幾史家紀載之體應爾不嫌重也黜王扶

鄭自此永爲定制禮之至大者紀中豈可不載李延壽任意删削外謬之極

諸到傳位置皆非

南史到彥之孫撝撝子沆沆從兄溉洽洽子仲舉同傳傳中敘彥之之長子元度少子仲度並早卒仲度子撝撝子沆字茂瀣若溉字茂灌洽字茂沿則皆撝弟坦之子梁書皆與之合但梁書以洽在二十七卷溉在四十卷沆在四十九卷文學傳愚謂南史梁書皆非也到溉到洽當時目爲兩到乃嫡兄弟而仕同時官位事業人品學問俱相等沆無事蹟不過平平

人物此必當合傳萬萬無分理者乃分爲二篇漑兄洽弟此何以先洽後漑鄉貫及曾祖祖父三代兩傳重複叙入郎流亦儘可同傳乃必別爲文學瓜區而芋疇之姚氏父子兩世修史乃畧無裁斷至此李延壽之以一家穿貫似矣但彥之宋臣撝齊臣流漑洽梁臣仲舉陳臣南史則以彥之作提頭凡彥之子孫歷仕宋齊梁陳者一幷穿入南史竟作成一部南北朝人家傳矣只因魏晉以來官人以世專用門閥品量天下士李延壽又師心自用必欲力矯前人之失遂成此敝乃嘆茲茲千載著述家家有病甲旣失矣

乙又未必得也且莫講到詞義考據只此卷第分配之閒皮毛之事而疵累已如此

到溉顯貴

梁書論云溉遂至顯貴案溉官至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與散騎常侍侍郎當時以爲黃散徐羨之委蔡廓典選令其專主不必關白則非顯貴其顯貴在侍中耳

袁顗盛稱太子之美

袁顗當孝武帝大明末年帝欲廢太子子業而立新安王子鸞顗盛稱太子好學日新而止但子業之不

背人所共知顗若以子鸞爲不可立則勸其廢昏立次可也何反盛稱子業之美乎及子業立改元景和是爲前廢帝顗果以不見容而出子業旋以無道爲其叔父彧所殺而自立改元泰始是爲明帝顗於此時始奉晉安王子勛卽大位旋敗走被殺能無追悔前言否子勛孝武之子顗奉之而史乃書反亦非褚淵傳中於順帝末袁粲欲圖誅蕭道成之事反書粲爲懷貳其謬亦同

文帝諱曰

袁粲傳宋孝武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粲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御

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文帝諱曰四字宋書作世祖率三字世祖卽孝武也案後日能效忠必不於君諱進內當從宋書

何澗

袁彖附宗人廓之傳時何澗稱才子何遜傳作從叔僩字彥夷作澗誤

袁昂馬仙琕

袁昂傳載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爲吳興太守獨拒境帝手書諭之昂荅書洋洋幾百言絕大議論無非說節義及建康城平遂受梁官後遷

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晩達其語至此馬仙琕爲齊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卽斬於軍門以徇後爲梁軍所執至石頭而脫之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自嫌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六朝人節義類此者頗多

論袁粲是也縣昂則愚矣

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爲南史刪去

宋書有良吏傳而孔季恭（南史作孔靖）及其子靈符羊元保及其兄子希并沈曇慶諸人共爲一卷皆取其治民有惠政者靈符傳載山陰湖田議議者十三人全載元保傳載吏民亡叛罪同伍議希傳載占山澤以盜論議皆因其有關於小民生養之計載之極詳論則言江南爲國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因而極論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糴賤則稼

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此段言農民之苦已自惻然此下言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澇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尙已倍之幷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此段以元嘉大明相較見倉儲之爲急而欲行常平常平行則商賈不得操其奇羸而無糴賤糴貴之患矣常平說已詳前第十二卷而宋書此篇誠爲卓然至論南史旣遷移其篇次而於湖田議竟盡削去羊元保

羊希二議亦僅存什一其論贊每襲取舊文而於此篇之卓然者反棄不用南史意在以刪削見長乃所刪者往往皆有關民生疾苦國計利害偶有增添多詼諧猥瑣或鬼佛誕蔓李延壽胸中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故去取如此又宋書孔琳之傳桓元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錢不可廢論則先言食貨兩不可無繼又言兩者之交病而末段又推論之云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

唐世桓元知其始而不覺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此段尤爲探本之論恐沈約不辨有此當是前世名臣之言約仍之耳抑約亦通敏能見及此若李延壽則無學識陋儒也於琳之議删去十之八九論亦棄不用乎今讀之乃不覺反覆賞歎而深有味乎其言

南齊書不譏褚淵

南齊書褚淵傳敘其爲齊佐命至建元二年進位司徒之後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亾徵也如此負國懷好而猶

以譏之者爲輕薄子蕭子顯是道成孫其言自合如此南史以白虹貫日云云爲袁粲之言與南齊書不同南史又添孫語淵毋爲竹帛所笑云云又添王儉欲加道成黃鉞任遐譏淵保妻子愛性命云云皆南齊書所無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又謠云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亦南史有南齊無此篇所添頗有意

南齊於淵論贊尤多恕詞至云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此論

亦可解嘲六朝五代皆如崔綦然五代諸臣何難行遯六朝則欲遯無從不可與馮道例

褚賁傳互有短長

南齊書敘淵之長子賁歷官云解褐秘書郎昇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戸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宮官歷侍中南史則其首先冠以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皆南齊書所無此下却突接云位侍中竟不知其何由而得侍中也據南齊則賁在宋末已歷任高帝

武帝官屬革命後仍爲宮官然後遷爲侍中侍中是尊顯權要之職賁固久爲齊臣矣南齊於此下但言淵薨服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不拜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任如此而已夫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賁於淵歿後不拜官稱疾讓封愧恨乃父之意顯然乃猶迂其詞曰世以爲云云蕭子顯身爲齊之子孫故多諱飾李延壽則力表其謝病廬墓絕食拒客釘塞門戶延壽是也但欲表賁忠以形淵醜若書其先歷任齊官恐礙賁之節於是沒其實而

去之則又謬此非求文法簡淨乃是有意掩覆矣二
史互有短長
淵之祖秀之與弟淡之爲晉親臣而貳於宋武帝妹
爲晉恭帝后殺后所生男非一又弑恭帝淵又以宋
駙馬而求爲齊臣累世賣國醜聲眞自不堪淵雖貴
劉祥譏揶揄殆不可耐建元中何點謂人曰我作齊
書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見南
齊高逸何求傳並靈鞠詣別淵腳疾不起靈鞠曰公
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見文學傳至隆昌末樂預
尚云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見孝義傳其譏誚如

此賁蠱深羞之故立節以按拭焉梁鴻之父仕王莽故鴻終身不仕欲以雪其恥也且王莽之子尙知非莽隔絕平帝外家與師吳章謀以血灑門欲以悟莽朱温之兄尙知責温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王安石之弟亦知安石行新法卽呂惠卿之非勸以遠佞人骨肉之間忠奸異趣由來如是張稷弑齊東昏侯東昏雖昏暴稷宄以逆節被彈稷子嵊蓋深恥之故於侯景之亂合門死難以雪其辱其忠也正其所以爲孝與褚貢等心事正同

左戶尙書

御史員爲左戸尚書南齊作左民此江左制也觀宋齊二書百官志可見作戸者避唐諱而改

黃門郎

蔡廓傳廓自豫章太守徵入爲吏部尚書謂於中書令傅亮遂尋怒以見付亮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興黃門郎宋書同通鑑作黃散胡三省曰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興宗傳誤

蔡興宗傳右軍將軍王道隆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

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
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宏興宗爲文
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
耳殷劉並襍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
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
此何至是興宗復爾案此事宋書所載秋當作狄當
宏興宗作王宏彼是當從之狄當又嘗詣張敷就席
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見敷傳然則作狄是陸慧曉傳
及恩倖傳敘首亦皆作秋當亦誤也此文於下仍云
宏還則其上作宏興宗似是一姓宏名興宗之人者

其爲傳爲之誤可知至是興宗復爾六字彼作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八字二者皆非紀載之體無所益也彼作無所知也就席下彼無及至二字則此文爲勝王宏乃又是一人非爲太保字休元者彼乃王導曾孫門閥甚高何不坐之有又攷江斅傳紀僧眞詣斅坐定斅命左右移吾牀讓客與張敷事絕相似

以女妻姊之孫

宋書蔡興宗傳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亾興宗姊卽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

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此事既無理敘次又踳昧令讀者生疑南史但刪去數句於其情事曲折則全不能明析也始生彖生下南史添子字是一孫謂彖一姪謂興宗之女計興宗之女與彖是內外兄弟豈可爲其子婦興宗之姊婦人無識

有此謬見興宗累世大有名位不應徇之明帝但言婣言豈不可違不言其行輩不合又下文言興宗女無子嫠居則其上承亦他娶下應有興宗女他適一句至此女閱歷如許變故不但孀婦年亦壯大矣名門高冑何至爭欲娶之敬猷已夾入臣家有女聽從其便可也何以明帝又敕適謝氏益覺可笑興宗又竟抗違而展轉曲從初訂之謬約如此門閥使女再醮已甚可醜必以妻姊之孫更屬荒唐倫序乖舛誠不可解

南史於袁湛傳連及諸袁與爲袁淑兄之子而敘則

爲顗弟覬之子非顗子也顗之子昂傳屢言從兄彖又昂幼孤爲彖所養彖卒昂制朞服人怪問之荅書極言情遇同生不當爲諸從服則彖非顗子已與蔡興宗傳互異彖傳云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器之祖舅者父之舅也然則興宗之姊乃袁覬之母非顗母矣彖傳又云彖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則彖爲伯母王氏所養非祖母蔡氏所養又與興宗傳互異而宋書袁顗傳一則曰顗舅蔡興宗謂之曰云云再則曰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云云則又與興宗傳合矣乃傳末一段言顗以奉晉安王子勛

事敗死太宗即明帝忿之投尸於江兒子象微服求訪密致喪葬則又與興宗傳不合矣種種牴牾不可爬梳大約以女妻姊之孫一事斷非其實

山陰公主悅褚淵

宋孝武帝長女山陰公主悅褚淵白前廢帝召淵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淵不從考淵尙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於山陰公主爲姑夫及觀何尙之之孫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遂尙孝武女山陰公主審爾則公主又何必苦求淵侍已眞可發一大笑

何佟之

何昌寓字儼望尙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案此與儒林傳中何佟之姓名偶同非一人

洗閣

何尙之傳論洗閣取譏傳中無所謂洗閣事乃別見張暢傳但此事何不直載入尙之傳邪此傳論不相應殊爲非體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